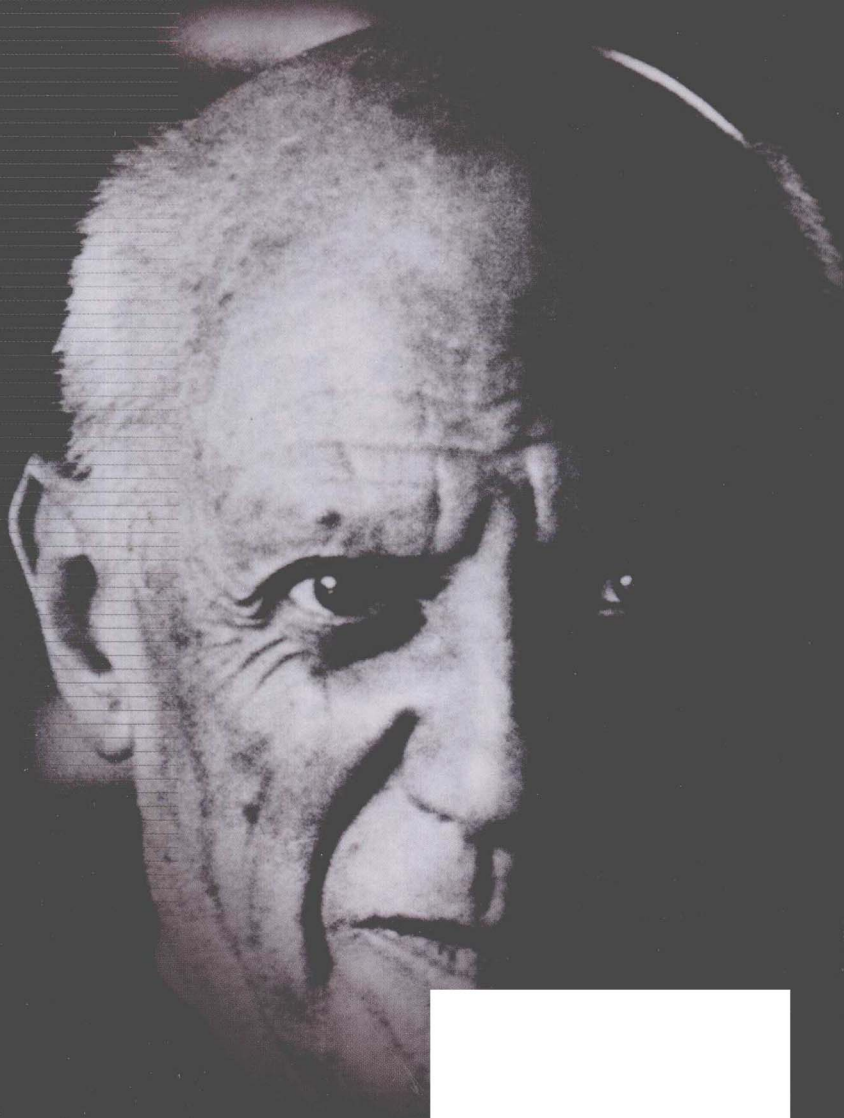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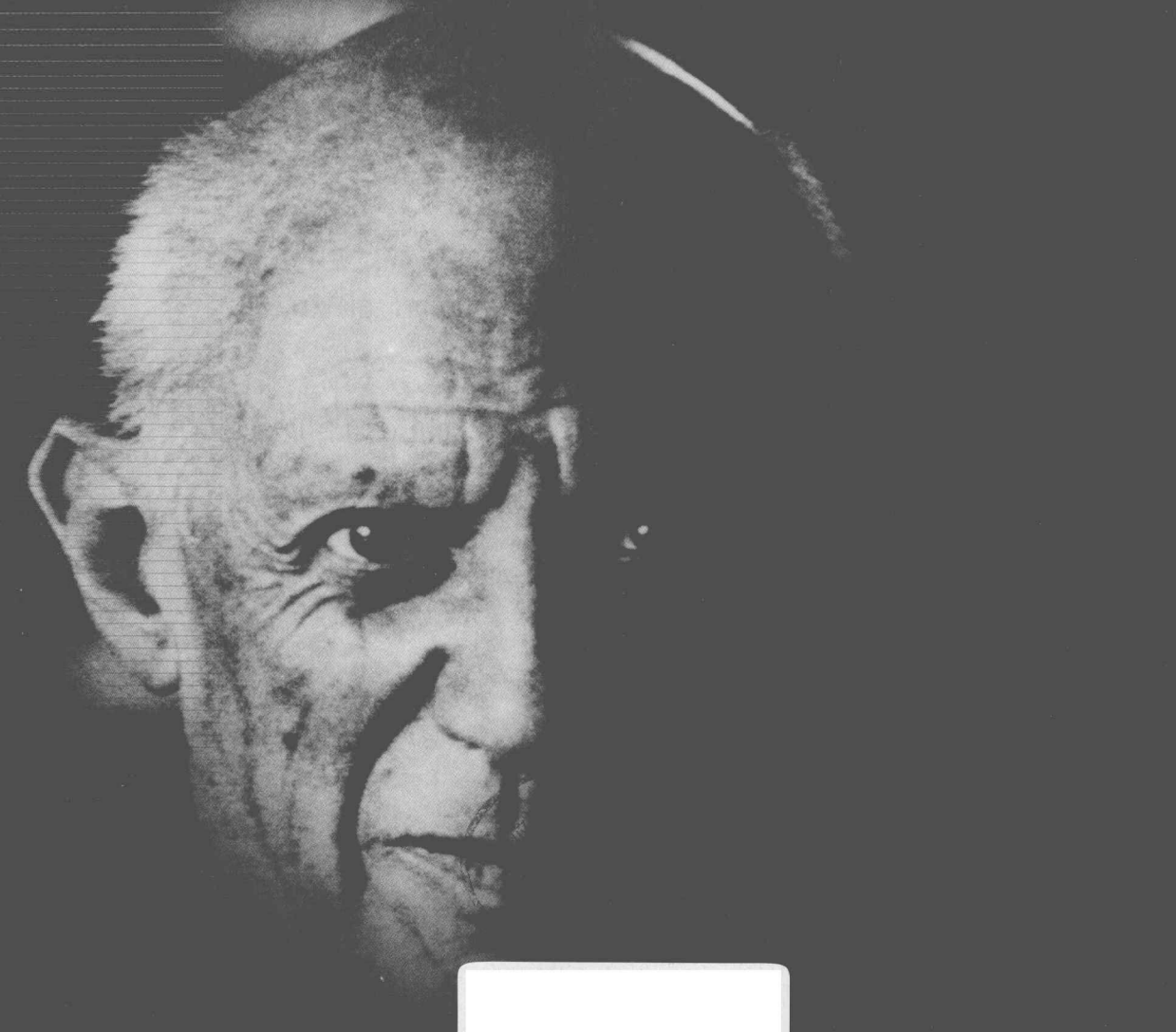
[法国] 奥利维尔·维德迈尔·毕加索 著
毛保詮 译

真实的毕加索

The real family story of the greatest genius of Modern Art

中国文联出版社

Picasso



德迈尔·毕加索 著
毛保詮 译

真实的毕加索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真实的毕加索 / [法] 奥利维尔·维德迈尔·毕加索著; 毛保詮译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5059-7010-6

I. ①真… II. ①奥…②毛… III. ①毕加索, P.R.(1881 ~ 1973)

—生平事迹 IV. ① K835.51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55641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图字: 01-2010-7624 号

Title of the original edition:

Author: Olivier Widmaier Picasso

Title: Picasso. The Real Family Story

© Prestel Verlag, 2006 - www.prestel.com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GmbH, Germany.

书 名	真实的毕加索
作 者	[法] 奥利维尔·维德迈尔·毕加索
译 者	毛保詮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0)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戴 东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3.5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7010-6
定 价	49.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目 录

导 言.....	1
女 人	18
政 治.....	100
家 庭.....	139
金 钱.....	213
死 亡.....	304
永 生.....	323
“真是个调皮的家伙!”	346
附 录.....	352

导 言

对我而言,毕加索出生于1973年4月8日。对了,我的祖父就是在他死的那天出生的。

之前他并不存在——不论是在我的梦中还是在现实世界。他只是存在于墙上,也就是说,他非常的真实,但同时也非常的抽象。人们不断地对我谈起他,但是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他。

上中学时,我的朋友们都有祖父,而他们常常能够在星期天的时候见到他们的祖父。我没有那个福分。不过很奇怪,我也并没有过这样的愿望。他们有家庭照片;我有家庭肖像——我母亲幼儿时的肖像,我祖母陷入沉思中的肖像——还有被称为“静物”的被画物,尽管我真的搞不懂为什么一个咖啡壶或是一片面包会经历生与死。(译者话:静物画在法语中被称为“死物”。此书原文为法文。)

1973年4月8日那天,一切都变了。所有的“静物”都开始动了起来!

那是一个星期日的下午,就像一般的星期日一样,午饭过后,我的母亲玛雅,我的妹妹戴安娜——那时她还在襁褓中——还有才刚十岁的我,我们三人正在看电视播放的一部电影。我的父亲皮尔和我的弟弟理查德出门了。

在影片的结尾,一条简讯出现了。我知道一定是发生了一场灾难,一次恐怖袭击,或者是什么重要的人物死了。没有图片,一个单调的声音宣布说:“画家巴勃罗·毕加索于今日凌晨在自己蓝色海岸的家中去世,享年92岁。他被认为是创造了20世纪艺术的艺术家。”

→自画像(《我,毕加索》)
巴黎 1901 年春
布面油画
73.5×60.5cm
现代艺术博物馆
纽约
(泽尔沃斯 XXI,192)



电视里又恢复了正常的节目。但是在起居室里声音仿佛被关掉了。我只体会到一种令人困惑的感觉,就是人们刚才正在谈论某个人,他们以为我应该对他很了解……而我却并不了解他。那就仿佛是同时经历着火与冰。我处在故事的中心,但却又置身其外。

我去看我的母亲,她默不作声,从扶手椅中站起,毫无生息地,机械地,走向另一个房间的电话机,拨通了她哥哥保罗的电话,后者住在波格鲁,那是位于吉索尔的一处房产,就在我知道的巴黎附近。我听到母亲在说:“喂,保罗,我是玛雅。你听到爸爸的消息了吗?”她后来告诉我,保罗回答说,他在前一天给祖父去了电话,当时祖父显得很累。不过也仅此而已。

显然保罗并没有听到任何的消息。我母亲不能把自己听到的简讯告诉他。他们又谈了几句话,然后她就挂了电话。几天后我听说,从蓝色海岸来了一个简短的电话,告诉了他这个消息。他返回巴黎,无意间在楼梯底部撞见了自己的门房:“哎!先生,您那可怜的爸爸!”随后他动身去了

奥利机场,从那里乘飞机赶往穆讷。

1973年4月8日。

再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接下来的几天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谜。通常,某个人死了,他的家人会聚到一起,围在死者的周围,以寄托自己的哀思。我祖父的尸体被连夜从滨海阿尔卑斯省戛纳山中的一个名叫穆讷的美丽村庄运往沃弗拉格,那里距普罗旺斯省埃克斯市只有几公里远,而我知道祖父在那里拥有一座城堡。好吧,我想:我住在马赛,这会让我母亲好过一些。

但是奇怪的是,并没有葬礼——起码是没有我的同学们在失去他们的祖父时所经历的那种葬礼。我们这些孙子们要去参加葬礼吗?我有点害怕,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

什么也没有发生。我母亲走了一天。我从广播里听到,巴勃罗·毕加索在“到达”沃弗拉格的几天后被安葬,当时在场的有他的最后一任妻子杰奎琳和保罗。但是我母亲在哪里?为什么他们不提她?在墓前,人们放置了一件祖父创作的雕塑作品,那是他从我祖母玛丽·泰雷兹那里得到的灵感,而这让我很惊讶。我知道我的祖父有几个伴侣——这是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一件事情——我还以为她们都曾经是他的妻子。如果一个寡妇能给她的前任之一提供一个机会,那会让她自己多有面子呀。那是多么荣耀的举动!

几天后我开始了解到一个很不浪漫的现实和更实在的举止。在公告了这位杰出的大师的去世、追溯了其非凡的艺术生涯、暴露了其草率的葬礼、刊登了其坟墓的照片后,接踵而来的就是对其遗产的各种猜测。人们提到数以亿计的法郎,谈到已有的继承人和可能的继承人。毕加索的孩子们都被提到,他们的照片也被曝光,与此同时还有一种说法流传,就是其中的有些人并非是他的子嗣。

在一个孩子的眼里,所有这一切好像都非常的复杂:是否有一份遗嘱被塞在什么地方了?巴勃罗曾经想取消某些人继承他的遗产的权利?我的母亲和其他人到底做过什么事,以至于要落得个被剥夺继承权的下场?还有其他人呢?

一点一点地,我开始在脑子里把这个巨大的谜团一块块地拼合起来。

我发现有一个嫡子的存在,就是保罗,我的母亲过去总是用西班牙语的发音来称呼他。接下来就是其他的孩子——我的母亲玛雅,我的舅舅克劳德和姨妈帕洛玛,这两人我可能自打出生后只见过他们一两次。这些“其他人”是毕加索的“私生子”,并没有得到他的承认。不过既然如此,他为什么又要给他们画像呢?他们到底是不是他的孩子?真是一团糟!不管怎样,按照媒体的解释,“没得到承认”就意味着他们不是他的孩子。所以毕加索就不是我的祖父!

不过我们的家里可有那么多的照片,显示巴勃罗和玛雅、玛雅和保罗以及所有的孩子们在一起。还有那么多的书,那都是我翻过了的,其中收录的照片显示,巴勃罗在海边,被自己的儿女们簇拥着,在戛纳,在瓦洛里,那都是他过从最密的朋友们拍摄的。感谢媒体,我了解到“私生子”这个词的含义是用来形容毕加索这三个有名的孩子的。我翻阅词典:“非婚生”意味着是奸生的。但是这算什么通奸呀。我祖父可是娶了所有他的“妻子们”,或者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玛雅、克劳德和帕洛玛究竟是谁的孩子呢?为什么保罗曾对我母亲谈到“他们”共同的父亲,称她为“我的妹妹”?我们家中的这些作品究竟都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我通过阅读文章来发现有关我自己家庭的事情。我慢慢地了解到了生活的复杂——发现当时非常不公正的法律,而我的祖父就是摆脱其束缚的。

失落的爱。

他的面对法律的爱。

随着毕加索的死,他也变得更加神秘了。我祖父的遗产可远远超出了被认为是他所创造的20世纪的艺术。金钱有一种奇怪的效果,让他画布上面的色彩变得更亮。每一件熟悉的物品现在都有了它的标价。我不再那么漫不经心地去看墙上的那些画作了。我欣赏着它们,就仿佛我们的寓所就是一间博物馆,其中的物品忽然间就变得不可触摸了。餐厅中的那幅大画《穿着红围裙的玛雅》,配着漂亮的镀金木框,对我来说原本就显得很大,现在好像它的尺幅也成倍地增大了!

无论如何我是了解到了,就在他们的“父亲”去世前的几个月,我母亲和克劳德、帕洛玛已然提出申请,要求承认他和他们之间的父子关系。

他们为什么要让这件事拖得这么久呢？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毕加索的4个孩子被公众议论达20年之久，突然间其中的3人就被否定了和他的血缘关系呢？我读着巴勃罗的那些题词——“给我可爱的女儿”，“给玛雅”——这些题词就在我母亲所拥有的那些肖像上面。怎么能对这一事实提出置疑呢？而且每人都在谈论1972年的改革。那是什么？我对此一点都不明白，只是知道存在着1972年之前和1972年之后的区别。而这就改变了一切。几个月后，巴勃罗就会正式成为他们的父亲！但是他已经在1973年的年初去世了。

未来的父亲已经死了！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进行的全是媒体所说的“必要的”司法程序，它们涉及对那些“私生子”的“法律上的”承认。玛雅、克劳德和帕洛玛都正式地成为他们父亲的子女。我母亲应该是她父亲的女儿，这好像是很正常的事情，可又显得如此的复杂。接下来就是继承人们和律师们之间进行了例行的会面，而这些会面也有我母亲的参与。一个崭新的生活开始了。存在着的一些紧张，被某些记者无限放大了。不过如果我母亲的话是可信的，那些都无足轻重：我没有理由为此担心。在1976年和1977年，有关遗产继承的协议书签署了。《快报》周刊在其封面上打上这样的标题：“1,251,673,200 新法郎：世纪遗产”——甚至那数字都比真实的要低——还附有一张巴勃罗和欧文·潘在一起的黑白照片，让我们学校的每一个人都知道，我现在属于另一个世界了。

最后，通过律师们的技巧，由于有政府在准备著名的“Dation”^①上面给予的合作，也是出于继承人们的美好意愿，才有可能让方方面面都得到周全的考虑，让一件如此重要的事务能够艺术而经济地有一个快速的了断。只剩下一个涉及道德方面的问题。对毕加索的继承让位给了对毕加索的分割。

谈到那段日子，我仍然记得我母亲给我讲的那没完没了的财产清单、计算、挑选和选择。我的祖父，那个喜欢恶作剧的、富有创造力的怪人，造就了一个巨大的资料库。每一件他创作的作品都有一个编号（或一些编

① 通过用艺术品或收藏者的藏品来抵遗产税。

号)以及一个估价。在学校里,我也成了一件奇珍异品——就好像我获得一块奖牌或是一项大奖。我是毕加索的孙子!我将永远地“与众不同”。

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我的第一个职业冒出头来:法律。到八年级时,我下了决心。我观察那些处理继承事务的法定的人们的处事方式和习惯——遗产管理者,拍卖商,公证人,税务顾问,司法官。我陪着母亲参加了几次会议,我在一边默默地观察着。我喜欢那种智力游戏,将各种基于法律的理性论据建构起来,用来支持或反对某人的立场。这就像是竞技或是下棋。所以我决定要成为一名骑士。我也喜欢辩论,收集资料,喜欢获得一个必要的一致所经过的程序。我喜欢普善终将战胜个别邪恶的观念。

另一方面,艺术又好像是一种非常冒险和孤独的事业,对我的性格而言很不适合,如果从事艺术这一行,很不幸地,那会显得十分的滑稽,因为人们会不可避免地将我和我那位卓越的祖父进行对比。我觉得,艺术家的天分并不会通过基因加以遗传。我更相信环境的影响。尽管我当时并不知道,我所否认拥有的艺术家基因的隔代遗传还是会通过其他的渠道显现出来。

生活又恢复平静。遗产继承一事得到了了解,“Dation”在1979年得到展出,共有权得到确立。^①巴黎的毕加索博物馆于1985年由弗朗索瓦·密特朗主持了落成典礼:毕加索的作品成了法定的纪念碑,巴勃罗被他自己的充满感激之情的祖国当成一位永恒的神祇来敬仰。

于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中期,那著名的“真相”曝光了。

感谢那些形形色色的专家、同时代者、传记作家、朋友,甚至是过去的恋人,感谢所有的毕加索大陆的考古学家们,我们已然对我的祖父有了如此多的了解,而且看起来很难再发现有关他的新的东西了。但是在经过一段时期官方的纪念和学术上的探讨之后,在出版了各种有关的书籍和举办了各种的作品展之后,迎来了批评的时期——调查查询的时期:作品不允许为自己说话;它的新颖独特肯定是源于一种罪恶感;它的创造者不

^① 毕加索分配权是指五位当前的继承人共同拥有巴勃罗·毕加索的知识产权,包括作品、名字和形象的知识产权,如复制权。见网页 www.Picasso.fr。

可能是无辜的。这样一个做事举止都异常地超乎常理的人一定是一个性变态者，他是通过艺术来展现他的邪恶！他的让人无法容忍的艺术！

纳粹已经把堕落的艺术——其中就包括毕加索的艺术，他在纳粹的眼中是最有名的代表人物——推到了被告席上。现在新一轮缺席审判又开始了。

人们只是谈他的与众不同，而不去分析他何以与众不同。这位艺术家突然间和作为一个人的他区分开来。前者穿戴得像一个斗牛士，后者披着险恶的黑斗篷。他的作品被放置在一边，一边可以把天才和“常态”加以比较。在我看来，缺少的与其说是关联，不如说是事情发生的来龙去脉和背景；被忘却的是事情发生的背景。他被和蓄意的怨毒、确定无疑的卑劣、一种控制和羞辱人的嗜好联系起来——是一个经常犯病的虐待狂。这一切都和我母亲美好的回忆相去甚远！

确实，在1933年，他的该世纪初的第一个正式恋人费尔南黛·奥利维尔^①讲述了他们在一起度过的那些放荡不羁的岁月。她用一种轻快的、怀旧的语调描写了这个男人和他的朋友们，而这反映了他们之间的缺乏了解。巴勃罗被激怒了，在周围人的鼓励下，徒劳地试图购买这本出版物的版权。同样还是事实，就是弗朗索瓦丝·吉洛^②，毕加索战后的恋人，克劳德和帕洛玛的母亲，在1965年也出版了一本书，为私生活中的毕加索描绘了一幅图画，把他描写为一个十分复杂的人。我以为这件事导致了许多毫无意义的抱怨。不过对毕加索日常生活和爱情生活所做的描述，事无巨细，都详加记录，虽然很克制，还是被画家视为背叛和泄密，在一拨新的过于激动随从的鼓动下，又引起了他的暴怒。在巴勃罗看来，弗朗索瓦丝已经趟过了他们两人秘密的卢比孔河。他提起了诉讼，但败诉了。

他应该装作对此毫不在意。整个的事件所造成的情绪引起了猜疑，造成了一个先例。门被打开了，群狼进来了。

在20世纪80年代，气氛变得更加极端和简单化：毕加索成为一个

^① 费尔南黛·奥利维尔，《毕加索和他的朋友们》，巴黎1933年。参见奥利维尔1964年和1996年的著作版本。

^② 吉洛和莱克，1964年。

“创造者”，当然同时也是一个“毁灭者”——当然这里不是在指艺术上的学院派。一连串的“风流韵事”给恶意的流言飞语提供了材料。现在变得很清楚了，就是这里涉及损失大量金钱的风险。美国人雅瑞安娜·斯塔希诺哈鲍洛斯·哈芬顿^①在1988年制造了一场轰动，从而又让事情有了发展。由于她是一位著名的畅销书作者，因而受到委托，写一本美国人喜欢看的传记。她拥有所有的材料，也熟悉市场规则，只需找到一个主题，围绕着它展开自己的文字，使用夸张的手法，遵循盎格鲁-萨克逊人那种流言飞语的神圣传统。

她组建了一支探索者的队伍，进行了不计其数的采访——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弗朗索瓦丝·吉洛的书。她更深入地发掘了毕加索的私生活。她完全摒弃传统的艺术传记的写法，使用了大量的丑闻性的材料。她挑选采访中所传达的对艺术家的不满和批评，以及最浅薄无礼的评价。不过她的确也提到了毕加索杰出的艺术成就。

在20世纪60年代，弗朗索瓦丝·吉洛的书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因为当时传媒还不是第四权力。但是美国人写的这本书却促成了世界各地的一种举动，就是把目标瞄准社会名流，以满足大众对这一方面的题材所有的潜在的渴望。那时我距离毕加索的世界还很远，而这本书的成功让我意识到，我的祖父在去世15年之后仍然处于名人殿堂的顶端。甚至于还没有开口问这些内容的真实性，我就看出母亲的痛苦，她感到自己被作者出卖了。这个女人是以旅游者的身份来巴黎的，而我的母亲同意和她一起喝茶，并回答她那些并无恶意的问題。她的这位采访者并没有作任何的记录。我母亲并没有想到，她的回答实际上是一份事先写好的手稿的一部分。更有甚者，她根本就不知道她的采访者竟是一位专家。

确实，这位传记作者和她的助手们和许多当事人进行了交谈，或许是为了证实她提到的那些事实。不过她可不是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来进行这些采访的：她在实现她为自己设定的目标。她使用巧妙的“复制粘贴”方式，一种计算机语言，来做这件事情。她使用的是一种放大镜的效果。她把手中的原料加以分类，只留下其中最适合炒作的部分，再把它们放到自

^① 斯塔希诺哈鲍洛斯·哈芬顿，1988年。

己制作的模子中——即使这意味着要添油加醋。然而据说绝大多数来自参考文献并通常得到补充的艺术和历史情况被证实是所言不虚的。

创造者毕加索是不证自明的,但是从商业的角度来看,有必要找到一个毁灭者毕加索。一切都向这个方向倾斜,还要添枝加叶,造成轰动效应——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此书就不过是要被放到书架上的另一部艺术书籍,而非畅销书了。

就这么运作起来。雅瑞安娜需要在她那传记作者的帽子上面加上一根羽饰,让所有的人都天真地认为:这就是一部“权威性的”传记,而那是美国出版界所喜欢使用的词。

故事的寓意正在发生变化。天才毕加索也是一个魔鬼。这个解构艺术的人也会毁灭生命。读者看到的是一个更让人心满意足的故事。

在这部“传记”出版之前,已经有一本书在前一年面世了,那就是美国人杰拉尔德·麦肯奈特^①写的《苦涩的遗产》。这本相对简短的书试图讲述我祖父遗产处理的事情,但却无法理清这件事情在法律程序上的复杂性。作者利用了对部分财产继承人的采访以及从少数几个毕加索身边的人那里所搜集来的传闻,剩下就是那些和艺术家关系较远的随行人员的说法了。这本书在名字的拼写、事情发生的地方以及不同人所扮演的角色方面都存在着错误。不仅如此,有些人简直就是在胡说八道。就让我们来谈谈这本书的主要利用价值吧,那就是它为斯塔希诺哈鲍洛斯·哈芬顿提供了引文的来源,而这些引文对她的文章来讲是很有用处的。

这些书在国际出版界的畅销鼓励人们去做新的和更有成效的尝试。这次我发现有些人对待我祖父是多么的不公平。我认识到这种卑怯,那是在对一个无法为自己辩护的死者进行攻击。然而尽管那样做很难,我还是决定以沉默来应对,因为回应只会让谎言获得解脱。

在弗朗索瓦丝·吉洛非常有分寸的记述和美国式的“电影剧本”般的传记之间,一部电影版本已经铺平了道路。所有好莱坞的制片人都不得不选择其一,以便生造出一部极具戏剧性的两个钟点长的片子出来,其中

^① 麦肯奈特,1987年。

的主角是一位非常著名的艺术家，一个撒旦般的磨殒，他在吞噬他的那些俘获物之前先把他们打昏。

问题是为了掩盖历史的真实，他们不得不将92年的存在加以戏剧化。编剧们将他们以为是我祖父情史中最引人入胜的情节编辑在一起。不过毕加索情绪的反复无常被夸大了，他的谈吐变得狂妄，他的行为也很辛苦。妻子、情侣和情妇之间的不断冲突给故事添加了趣味，也让他成为女人们之间较量的一个乐此不疲的仲裁者。著名的美国电影导演詹姆斯·伊沃里和他的副手伊斯梅尔·曼切特着手工作。为了获得允许复制毕加索的原作，他们把脚本寄给我的舅舅克劳德·毕加索。^①毫不奇怪，我舅舅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向他们阐明了自己的立场，而这完全和他个人的情感无关，就是他不能接受对有关毕加索生活和创作的真实情况所作的任何随意歪曲。这样一来，他就阻止了在这部电影中对巴勃罗·毕加索任何作品的复制和展现。

这应该能够导致他们放弃这一计划。但是情况完全不是这样。这部电影使用了五六十年代一位美国画家所画的类似的作品，忠实于最初的剧本。

尽管演员们的表演极富天才，由安东尼·霍普金斯扮演巴勃罗，娜塔莎·麦可豪恩扮演弗朗索瓦丝·吉洛，但是这部电影从商业角度上说还是一败涂地。

1995年，我在巴黎拉斐尔饭店遇到伊斯梅尔·曼切特。他希望我能够说服我舅舅。我了解他是多么想把毕加索的一生搬上银幕，就决定劝他签署一个合约，保证历史的真实性。

我记得自己被他的魅力和他愿意“妥协”的愿望所感动。不过我知道这个词在美国法律中会造成观点的分歧——特别是一位制片人的那些观点，在这里说的是华纳兄弟公司，它坚持自己绝对拥有对影片最后剪辑的权利，而这一权利总是较导演的道德权利来得更有分量。

由于主要是利用了弗朗索瓦丝·吉洛的书，编剧想当然地认为应该获得其子克劳德的同意。曼切特感到十分的失望：尽管我好意说服克劳

^① 克劳德·毕加索于1989年被指定为毕加索分配权的管理人。

德接受调解,但他却始终不为所动——当然他这么做是有充分理由的。《永生的毕加索》没有使用大师任何油画作品的复制品,在1996年上映,正好赶上《毕加索和肖像》这个特殊的展出(4月份在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9月在巴黎的大王宫)。不过画展是在对艺术家歌功颂德,而电影展示的则是一个卑鄙和残酷成性的人。相比于工作和创作,毕加索把更多的时间花在抱怨那些总是对他唯命是从的朋友和亲属们上。

尽管影片在指导上十分严密,重现了战后时期的蓝色海岸,但是不幸的是,其中的角色却都是二流的。没有魅力或是天才。在表现上展示的是平淡的日常生活,角色也缺乏深度,却要扮演非同寻常的人物。

整个就是一场闹剧,观众被蒙骗了,除了在每个国家进行的宣传和首映,除了豪华的演员阵容和引人注目的标题。票房收入并没有飙升,安东尼·霍普金斯在扮演完毕加索之后又去扮演尼克松,而生活也在继续。

但是巴勃罗·毕加索这个人却又一次受到煎熬。他的恶名算是被成就了。

我感到十分的不公正。我觉得我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上,在通往大王宫的参观者的长长的队列和《永生的毕加索》的少数观众之间,前者在雨中苦等数小时,就是为了能获得片刻的激动,而后者又是惊讶于一个如此令人失望的“真实”。一方面,这部电影在试图让那些从展厅中走出来的观众想着,这位艺术家就是一个坏蛋。另一方面,那些只是看过了电影而根本没有把眼光扫过一幅作品的人们会得出结论来,以为去看展览只会是浪费时间。

我会默默地忽略那些把这个毕加索定义为一个龌龊的操纵者的文章,这个事实再怎么重复也不为过。一些记者只满足于照抄媒体的言论。

我们的家族选择了漠不关心的态度。我们在羞辱之下变得多少有些消沉了。为这种境遇增添轰动效应,这正是那些为影片进行市场运作的人所求之不得的,这种事情,或者再卷入加利福尼亚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法律诉讼中去,这些都是毫无意义的事情。不过尽管如此,我本人还是感到怒不可遏。

正是在此时,我表姐玛丽娜,也就是巴勃罗的长子保罗之女,展示了她眼中的毕加索。她和她的同父异母弟伯纳德都是1975年去世的其父

的继承人。从1980年起,玛丽娜就在瑞士生活,她选择和我们家族断绝联系——没人知道其中的原因——当然她完全有权这样做。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她就有权毫无理由地胡说八道。

她无休止地重复说自己是“毕加索唯一合法的孙女”。确实不错。1995年,她出版了第一本书,《天涯之子》^①,开始讲述自己个人的经历。这本书用了一半的篇幅去描述她个人的行旅以及她的长期不断的心理治疗,而她所以要接受这种心理治疗,如她自己所言,就是为了接受自己作为继承人的身份。此书其他的部分是为了她的很高的声誉,讲述她如何在越南创建了由她资助的慈善基金会,以及她收养两个越南孩子的故事。

玛丽娜呈现给我们的她祖父的第一幅肖像并不是非常讨人喜欢的。我发现特别令人惊讶的是,玛丽娜尽管出生于1950年,却描写了孩提时代和祖父共同度过的几个下午。尽管她那时年龄尚小,却显然记得几件轶事,那是一些非常难堪的决定性判断的根源。

我把这看成是她的治疗的结果,这种治疗引导她陷入无尽的沉思,回忆这极少的短暂片刻,为的是找到她不愉快的原因。不过其中的一个细节还是让我大吃一惊:在中间部分有两幅照片被加上了这样的标题,“巴勃罗和他的孙女玛丽娜”以及“巴勃罗·毕加索和帕布里托及玛丽娜”。事实上,如众所周知,它们显示的是“毕加索和他的女儿帕洛玛”以及“巴勃罗·毕加索和他的儿子克劳德及孙子帕布里托”——玛丽娜的哥哥,于1973年去世。这是一个疏忽吗?如果是的话,又怎么来理解文字呢?难道它也有错?

不幸的是,由于没有任何其他人的记述或是任何准确的日期,我已经很难对相关的少量事实进行核实。我感到很困惑。我坚信我们,毕加索的后代,有义务准确地看待史实。如果我们想谈论祖父的生平或是创作,哪怕只是部分地谈及,都要做到完美才行。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最好就闭嘴。

到了1994年的晚些时候,作为一名制作人,我决定把我的第一张CD-ROM献给巴勃罗·毕加索。我迫使自己遵循这一原则。这一工作要

^① 玛丽娜·毕加索,1995年。

求制作精良,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要有一个雄心勃勃的制作团队。

我知道自己能力有限。我找到一个完美的合作者来保证技术方面以及国际发行。我的舅舅克劳德·毕加索就是理想的编辑顾问。他不仅对巴勃罗·毕加索的创作和生活有着个人的记忆,而且对新的技术也十分的着迷。我们组成了一个出色的团队,并且在1996年9月,在一场大规模的马拉松赛之后,为特殊的工作内容拿出了一份详尽的目录。那是一个想象中的博物馆,共有两千多页互动页面。

我们决定投入全力进行这件工作,而具体的工作就是把传记和每一个时期发生的事件联系起来。我们在寻找一种和谐的平衡,以便既能吸引不谙此道者,又能让内行人消除疑虑。

在被问到是否愿意写一部有关我祖父的书来补充这一工作时,我回答说,我不觉得有这个必要。我实际上是想避免和我母亲玛雅或是我舅舅克劳德撞车。而且他们是毕加索的孩子,特别是他们继承了真实的艺术天赋。我倒是更喜欢把自己局限在这件单独的多媒体作品上面,这更适合我这一代人。

这一经历已然可以让我把巴勃罗·毕加索的创造天赋放到一种观点中去,针对前面所提到的那些书籍和电影中的尖刻的论断。由于接触到摩尼教的缘故,我相信善最终会战胜邪恶,正义也最终会战胜非正义——或者无论如何,正确都会战胜不正确。

在这一方面,我将特别地失望。

到2001年年底的时候,我表姐的第二部书出版了,名为《祖父》。^①而我在想,她已经说了她在第一部书中必须说的所有的事情!书名让人想到这是一个怀旧的记述——即使只有很少的回忆——一幅让人感到亲切的肖像,如果他们确实很亲密,或者至少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赏识。不过既不存在怀旧,也没有赏识。2001年9月,当盲目而疯狂的恐怖主义正在侵袭全世界时,玛丽娜“想起”她的毕加索是一个天才,是的,不过却是“邪恶的天才”。我祖父,我们的祖父,又死了一回。

^① 玛丽娜·毕加索和路易·瓦伦廷,《祖父》,巴黎,2001年。参见玛丽娜·毕加索和瓦伦廷,2002年。